





老子

守道养性的最高境界

—— 顺乎自然

（春秋）老子

凡事处处要求圆满，不如趁早歇手不干；恃才傲物锋芒毕露，必然难以保持长久；黄金美玉堆满屋子，到最后谁也无法守藏；因财产丰厚、地位显赫而骄傲自大，必定留下祸患、埋下灾难。功成名就，即谦让告退，这样做才符合天道的规律。

苍天长存，大地永久。天地之所以能够长久，这是因为它生存出发点不是为自己，所以能够长久生存。因此圣人总是主动把自己放在最后，不汲汲于争先，结果反而能够处处占先；总是将自己置于度外，结果反而能够保全生命。这正是由于圣人们从不怀抱自私之心的缘故，所以他们总能成就他们自己的业绩。

让万物顺乎自然的变化是修身的大“道”。狂风不会永不停息地刮下去，暴雨也不会一直下个不停。是谁造成这种局面的呢？是天地。天地的狂暴都尚且不能长久，更不必说我们人类了。因此汲汲于追求“道”的人应该明白这个道理：凡是寻求皈依“道”的，就和道相同；寻求皈依“德”的，就和德相同；

老子（生卒年不详），姓李，名耳，又名垂耳，字伯阳，谥曰聃，因称李聃，人称老子。春秋时期楚国若县（今河南鹿邑东）历乡曲仁里人。论年辈，大约早于孔子。早年曾任东周守藏室之史（掌管图书的史官）著有《道德经》。中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、教育家。道教的创始人。

寻求皈依“失”的，就和失相同。和道相同的人，道也乐于得到他；和德相同的人，德也乐于得到他；和失相同的人，失也乐于得到他。有不值得信任的情况存在，才会有不信任的事情发生。

委曲反而能够保全，弯曲反而能够伸直，空洼反而能够充实，破旧反而能够崭新，少取反而会多得，贪多反而会落空。因此圣人坚守“道”这一原则，作为修炼心智和治理天下的纲领。不自我表现，所以才“显赫于世”；不自以为是，所以才“是非昭彰”；不自我标榜，所以才“功勋卓著”；不自高自大，所以才“出人头地”。正因为他不和别人相争，所以“普天之下没有人能够同他争”。古代所谓的“委曲可以保全”这些话，绝不是空话，它们实实在在能达到保全自己的目的。

精神和形体合而为一，能做到不分离吗？积聚精气以致柔顺，能达到婴儿那样的状态吗？排除杂念，澄清心灵，能做到不留半点瑕疵吗？爱护民众，治理国家，能做到放弃运用聪明才智吗？面对自然的对立变化，能做到甘心退居柔雌的地位吗？通晓事理，了解奥妙，能进入清静无为的境界吗？让万物生长、繁殖，生养了万物却不据为己有，推动了万物却不恃为己功，导引万物却不妄加主宰，这就是最深远、最博大的美德。

抛弃所谓的文化学问，才不会招致忧患。唯唯诺诺和高声呵叱，两者究竟相差多少？善良与罪恶，又究竟能相差几何？别人所害怕的，就不能不害怕，这风气自古以来就是如此，而且还不知道到何时才是尽头。众人都无忧无虑、兴高采烈、心情舒畅如同参加盛大的筵席，志得意满恰似在春天登台眺望美景，独有我淡泊宁静、无动于衷，就像婴儿还不会发出微笑。其他人都丰足有余，独有我一人似乎什么都欠缺，看似一副愚蠢之徒的心肠，混混沌沌，无知无识。其他人都是那么清楚明

白，独有我是这样地昏聩糊涂。其他人都清醒精明，独有我懵懂无知。心胸宽阔恬淡，它就像无边无际的大海；行为飘逸洒脱，它就像不停疾吹的长风。众人都拥有一套本领，独有我显得笨拙无能、愚顽鄙陋。但我偏要跟普通人不同，因为我所重视追求的是那种顺乎自然、守道养性的美好境界。

达到心灵虚无空明的极致，切实地保持最高度的清静。万物都在生长发展，我就此观察它们循环往复。万物复杂众多，纷纭变化，但最后都各自回归到它们的本原。回归到本原叫做“静”，“静”就是所谓的“复命”。“复命”叫做“常”，认识“常”叫做“明”。不认识理解“常”而轻举妄动，肆意胡为，那么必然导致灾难。了解认识“常”，才能兼容包涵一切。一切包涵，才能坦然么正，无私无偏。大公无私，才能使天下景附归从。天下归从，才算是顺乎自然。顺乎自然，就是合乎大“道”。合乎大“道”，才能永恒长久，终身不会遭受任何危险。

君子以真诚为贵

（春秋）孔子

只有天下最真诚的人，才能制定治理天下的法则，树立天下的根本，掌握天地化育万物的道理。他要依倚些什么呢？多

孔子（前 351 ~ 前 479），名丘，字子尼。鲁国陬邑（今山东曲阜）人。中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、教育家、政治家儒家学说的创始人。是世界文化史上对人类思想影响最卓著的伟大人物之一。

么诚恳啊他的仁爱之心，多么深远啊他的聪明才智，多么广大啊他的美德善行。如果他不是本来就聪明智慧通达天赋美德的人，还有谁能知道天地的真诚呢？

只有天下最真诚的人，才能尽量发挥自己天赋的本性；能尽量发挥自己天赋的本性，才能尽量发挥其他人天赋的本性；能尽量发挥其他人天赋的本性，才能充分发挥万物天赋的本性；能充分发挥万物天赋的本性，就可以帮助天地化育万物，可以与天地匹配，并立而为三了。

那些次于圣人的贤人，把真诚推致细小事物上，在细小事物上能做到真诚，真诚就会显现出来，显现出来就会渐渐显著，渐渐显著就会彰明，彰明就会感动万物，感动万物就会变革人心，变革人心就能感化民众。只有天下最真诚的人才能感化民众。

有最真诚的德性，可以预知未来。国家即将兴盛，一定有吉祥的预兆；国家将要死亡，一定有灾祸邪异。这些可以从占筮占卜的卦辞中发现，也可以从人们的动作威仪中察觉。祸福即将来临之时，是福必然能预先知道，是祸也必然能预先知道。因此最真诚的人如同神明一般。

所谓修养自身品德，在于端正自己的内心。自身有所愤怒，内心就不能端正；自身有所畏惧，内心就不能端正；自身有所逸乐，内心就不能端正；自身有所忧患，内心就不能端正。心思不能集中，看东西就像看不见，听声音就像听不见，吃东西也不知道滋味。这就是说：修养自身品德在于端正自己的内心。

真诚是人的自我完善，而道是人自己引导自己。真诚，贯穿于一切事物的始终，没有真诚就没有万物，因此君子以真诚为贵。真诚，并非只是自我完善而已，还要用来成就万物。自



孔子

我完善，是仁义的表现；成就万物，是智慧的体现。天赋的真诚品德，是结合了天地内外的道理，因此随时运用而无不适宜。因此，最真诚的德性是永不停息的，永不停息就能长久，长久就会通达，通达就可悠远，悠远就会广博深厚，广博深厚就会高大光明。广一博深厚用以承载万物，高大光明用以覆盖万物，悠远用以成就万物。广博深厚与地相匹配，高大光明与天相匹配，悠远而无边无际。这样，不用表现却自然彰明，不用行动却能感人化物，无所作为却能自然成就万物。天地的德性可用一句话概括：它自身真诚不二，化生万物深奥难测。天地的德性真是广博啊，深厚啊，高大啊，光明啊，悠远啊，永久啊！

只有天下最圣明的人，才能做到聪明睿智可以临视万物，宽厚温柔可以包容天地，奋发刚强坚毅可以决断事物，端庄公正可以使人尊敬，条理清晰细致可以辨别是非邪正。圣人的美德博大精深而又适时表现出来。博大像天，深沉像渊，表现在仪表上则人们没有不敬佩的，表现在言论上则人们没有不信任的，表现在行为上则人们没有不欢欣的。所以他的美好声名广泛流传在中国，并传播到边远的少数民族部落；车船所到的地方，步行所到的地方，天所覆盖的地方，地所负载的地方，日月照耀的地方，霜露降落的地方，只要有血脉气息的人，就没有人不尊敬亲近他的，所以说圣人的德行可以与天匹配。

君子的准则

（春秋）墨子

狭窄的小河干涸得极快，水浅的溪流很快就会枯竭，坚硬

贫瘠的土地长不出来庄稼。

江河的滔滔大水，并不是一个源头的水汇成的；价值千镒黄金的裘皮，也不是一只狐狸腋下的皮毛所能做成的。哪里有将同道的人才弃置不用，却只任用苟同于自己的人的道理呢？

优良的弓很难拉开，但它可以射向极高和极远处；优良的马很难驾驭，但它可以载着重物到达远方；杰出的人很难支配，但他可以使国君受到尊敬。

现如今能共同认为是“义”的，是圣贤的法则。天下的诸侯，大多以强力攻伐兼并，则只是人借义的虚名，与实际的“义”背道而驰。比如瞎子与正常人，一同能叫出黑白的名称，却不能分辨是哪个物体，这难道也叫有分别吗？所以古时候的聪明人为天下图谋，必须先考虑那件事是否合乎义，而后才去做它。行义而动，则号令不疑而速通于天下。

顺从天意民愿，反对攻伐，是智者之道。

现在天下诸侯，彼此欺凌、攻伐、兼并，这跟杀掉一个无罪的人比起来，罪过已是数千万倍了；跟翻越人家围墙，抓拿击打人家子女的比起来，跟凿穿人家府库，偷盗人家金玉布帛的比起来，罪过已是数千万倍了；跟翻越人家的牛栏马圈，偷盗人家牛马的比起来，跟擅入人家的果林菜园，盗取人家桃李瓜姜的比起来，罪过已是数千万倍了。可是他们却说：“这是义呀！”

意志不坚强的人，他的才智不会通达；说话不讲信用的人，他的行动不会果断；拥有钱财不肯分人的人，不值得跟他

墨子（约前 466 ~前 400），名翟。春秋时期鲁国人。从儒门弟子发展到“非儒”，进而自立门户，独创墨学。著有《墨子》。中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、政治家

交朋友；守道不专一，认识事物不广博、分析是非不能明察的人，不值得跟他交游。

一个人就持一种道理，两个人就持两种道理，十个人就持十种道理，人越多，他们所持的道理就越多。所以人人都认为自己的道理是对的，而认为别人的道理是错的，因而就相互非难，引起天下混乱。

治理天下的国家，如治理一个家；使用天下的百姓，如使用一个人。

古人说：“一只眼睛所看到的，不如两只眼睛所见；一只耳朵所听到的，不如两只耳朵所听；一只手所操持的，不如两只手那么强。”惟因自身能信诚从事，所以能事事顺利。

我的钩拒，是用友爱来钩对方，用恭敬来拒对方，不用友爱来钩对方就不会亲近，不用恭敬来拒对方就会亲近而不庄重。

君子的准则就是：贫穷的时候显示出廉洁，富有的时候表现出仁义，生前被人爱戴，死后被人哀悼。这四个方面是不能虚浮作假而成的，必须反过来针对自身加强修养。

朴实自然是最高的仁义礼智信

（战国）庄子

百里奚对爵位和俸禄从不放在心上，所以使得秦穆公忘记了他的地位低下，把政权交给他。有虞氏从来不把死生放在心

庄子（约前 369 一前 286），名周，战国哲学家，道教代表人之一。著有《庄子》。

上，所以他的行动最能感动人。爵禄不入于心，死生不入于心，方可感人动人。

有一些活着的人，生于阴阳浑合之气，住在天地之间，只不过姑且是人罢了，将来还要返归到本宗去。从根本上来观察，所谓生命，就是气聚合而成的东西。虽然有长寿的，有短命的，然而长寿与短命之间差别又能够有多大呢？人的一生不过是片刻而已。人是“气”的聚合产物，死了，又复归于“气”。从根本角度看，生死寿夭，只能顺应而不必刻意强求。

不能够容纳别人，就没有亲近的人，没有亲近的人，就会弃绝于人。心地偏狭不能容人的人，必然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。

你见过那用于祭祀的牛吗？给它穿上绣着花纹的丝绸衣服，用草和大豆饲养它，等到牵着它进入太庙杀掉做祭祀时，即使想做一头无人照料的小牛，也很难做到了。因此，受人恩惠，必然为人所用，贪小利，则遭大殃。

最高的礼节是不把人当外人，最高的义是不把物当外物，最高的智慧是直率不用计谋，最高的仁是不存偏爱，最高的诚信是不以金钱为信物。最高的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，就是朴实自然。

所以，君子观察人，往往把他安排在远处使用而观察他是否忠诚；把他留在身旁使用而观察他是否恭敬；交给他做繁杂的事情而观察他的能力；突然向他提出问题而观察他的智慧；急迫地规定完成任务的期限而观察他的信用；委托他管理财政而观察他的廉洁；告诉他处境的危险而观察他的节操；用酒使他喝醉而观察他的仪态；使他男女杂居而观察他对色的态度。通过这几种检验，便可以鉴别出哪些是小人了。君子从九个方



孟子

面对人进行考验，即把人安排在各种不同的环境中，故意给他制造一些麻烦和诱惑，以观其品行智能。

正考父在任命为士的时候，恭敬地弯着腰；在任命为大夫的时候，恭谨地低着头；在任命为卿的时候，俯下身子，沿着墙根走路。像正考父这样的人，谁能用不合道理的事情侮辱他呢？而一般的俗人，在任命为士的时候，就自高自大起来；在任命为大夫的时候，就高兴地在车上跳起舞来；在任命为卿的时候，就对长辈直呼其名起来。像这种人，谁会把他们与唐尧、许由相提并论呢？

仁德是安逸之所

（战国）孟子

仁德，是人们最安逸的居所；道义，是人们最正确的道路。让最安逸的居所空着不住，抛开最正确的道路不走，真是可悲呀！

仁德的必将要胜过不仁德的，就像是水定会战胜火一样。现在那些行仁的人，就像是用一小杯水去扑灭一大车木柴所燃起的熊熊大火，扑灭不了，就说水不能战胜火，这就跟那些不仁德的人差不多了，最后他也一定会把自己的仁德丧失掉了。一个人值得喜欢就叫做善，他确实具有这些品德就叫诚实，这

孟子（约前 372 ~前 289），名轲，字子舆，也称子居。战国时期鲁国邹（今山东邹城东南）人。中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、政治家、教育家。继孔子之后又一位儒家大师。

些品德十分充实就叫美，不仅充实而且展示出光辉就叫做大，展示光辉并且融会贯通就叫做圣，圣德到达奥妙无穷的程度就叫做神。

平时注意积累财物的人到了荒年也不会窘迫，平时注意道德修养的人在乱世中也不会迷失方向。

只要人能扩充自己不愿害人的善心，那么就会有使用不尽的仁德；只要人能扩充自己不愿穿墙打洞（当贼）的心，那么就会有使用不尽的义；只要人能扩充自己不受轻蔑的实际言行，那他就无论走到哪里也不会违背道义了。

居上位的人有什么爱好，下面的人一定会更加爱好。君子的品德好比是风；小人的品德好比是草。风吹在草上面，草一定会伏倒。

有一种人，当你要指责他时，又没有大的过错，当你要讥讽他时，又好像没有什么好讥讽的。这种人暗地里同流合污，而表面上与人相处好像忠厚老实，做起事来也好像廉洁方正，大家都喜欢他，他自己也得意洋洋，觉得自己很不错，但是与尧舜之道却是相悖的。所以说，这是“仁德的敌人”呀。

君子和普通人不同之处就在于他总是保持着善心。

仁德的人爱护他人，讲礼义的人恭敬他人；爱护别人的人，别人也总是敬爱他；恭敬别人的人，别人也总是恭敬他。

尊重道德、热爱义理，就可以快快乐乐。所以君子在贫穷时不会丧失道义，得志时不会背离原则。

对偏激的言辞我知道它的片面性在哪里，对放纵的言辞我知道它的病根在哪里，对邪僻的言辞我知道它的错失在哪里，对躲躲闪闪的言辞我知道它理屈在哪里。这四种言辞产生在一个人的思想上，一定会威胁到政治；如果体现在具体政事上，就会危害到国家的各项工作。

一个人如果欲望很少，他虽然也有心存不善的地方，但毕竟也是很少的；一个人如果欲望很多，他虽然有些善心，也不会太多。

遇事反问自己亏不亏理，如果亏理，对方虽是贫贱的人，我也不能让他害怕；自己觉得自己有理，那么即使面对千军万马，我也毫不退缩。

好品行要靠后天的学习修来

（战国）荀子

人的本性是恶的，而善是后天人为的。

人生来就有喜好私利的本性，顺着这种本性，于是人与人之间相互争夺的事就发生了，谦让的事便消失了。人生来就有嫉妒、仇恨的本性，顺着这种本性，于是残害忠良的事发生了，忠诚信用的事便消失了。人生来就有七情六欲，喜好声色的本性，顺着这种本性，就会有淫乱的事发生了，礼仪、等级制度和道德观念也随之消失了。既然这样，放纵人的本性，顺着人的情欲，必然会发生争夺，出现违反名分、破坏社会礼仪秩序的事，从而导致暴乱。所以，一定要有老师和法制的教化、礼仪的引导，才能产生谦让，出现合乎等级制度的礼仪秩序，从而出现社会安定。由此看来，人的本性是恶的已经清楚了，性善，只不过是后天人为的。

荀子（约前 313 ~ 前 238），名况，时人尊称荀卿。战国后期赵国人。中国古代思想家、教育家、政治家、儒学大师。著有《劝学》等

君子只要通过广博地学习，并且每天检查和反省自己，这样就会明白许多道理，从而自己的行动就不会有所偏差。

志向完美，就傲视权贵；以道义为重，就藐视王公大臣；内心省察自己、注重思想修养，就觉得外物轻微了。如果你看见了好的品行，一定要认真地省察自己有没有这种好的品行；看见了不好的行为，一定要怀着忧惧的心情反躬自问。自己有了好的品行，一定要坚定不移地加以珍视；自己有了错误，一定要如同被玷污了一样感到厌恶。

假如普通人把实行仁义法制作为学习内容，专心一意，认真思考，仔细审察，长此以往，一天天地增进，积累善行而不停止，那么就能达到神明的境界。只要不停地前进，就是跛了脚的甲鱼，也能行走千里；只要不停地堆土，终究会堆成一座大山；把水源堵住了，又挖开沟渠让水流出，即使是深广的长江、黄河，也可能枯竭。

见到好事，立即去做，遇到疑难，立即去问，不等过夜。对于天下的各种事情不能融会贯通，就不能称做善于学习。

人的资质秉性、知识和能力，君子与小人一样。爱好荣誉、厌恶耻辱；爱好利欲、厌恶祸害，君子与小人也一样。但是，求得荣誉和利欲、避免耻辱和祸害，君子与小人所采用的方法就不同了。小人拼命做荒诞不经的事，还想要别人相信自己；拼命干欺诈的事，还想要别人亲近自己；行为如同禽兽，还想要别人用善意对待自己；心术叵测、行动诡诈，所持的观点难以站住脚，结果必然得不到荣誉与利益，也必然遭受耻辱与祸害。至于君子，对别人诚实，也想别人对自己诚实；自己忠厚待人，也想别人亲近自己；品行正直，办事中肯，也想别人用善意对待自己；襟怀坦白，行为安稳，所持的观点易于成立，结果必然得到荣誉和利益，也必然不会遭到耻辱和祸害。



韩非

图难于易 为大于细

（战国）韩非

顾全大局的人像天无不覆盖，像地无不运载，又像江海浩瀚、山谷高深。日月朗照，四时运行；德泽云布，四方风动。

不以智慧累心，不以私欲累己；以法律保障社会的太平，以赏罚处理人事的是非，以权衡较量轻重。

不违背天理，不伤害性情；不吹毛求小疵，不洗垢求斑痕。不引绳之外，不推绳之内；不急法之外，不缓法之内；守成理，因自然；祸福生于道法，而不出于个人的好恶。

荣辱祸福，在于自己而不在于别人。所以最安宁的社会，就像清晨的露水那样纯洁普及，人们心不结怨，口不多言。

天有大道理，人也有大道理。香甜清脆的佳肴，醇厚浓郁的美酒，享受起来太舒服了，但影响身体健康。皮肤细嫩、牙齿洁白的美妙女郎，使人看了就喜欢、着迷，但损害人的精神。所以，要舍弃那些超过人承受能力的行为，就不会对身体造成伤害了。

君主的权力不能有意去显示，而要蕴含在平和、平静，看起来无所作为的状态中。

事务在四方臣民，关键在中央朝廷。君主静静地等待他们，他们自然会效力。

韩非（约前 280 ~前 233），战国末期韩国的一个公子，荀况的弟子，后为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。著《孤愤》等篇章 10 余万字，后人编辑成《韩非子》一书。

君主听人谈论，欣赏人华丽的辩词；看人的行为，认为迂腐不实用就是贤能。那么，群臣吏民夸夸其谈，行为就会远离社会现实。言说纤细难察，微妙难能，就不是能急于办理的事务。

谈论迂远深奥，博大无涯，就没有什么实际的功用。

良药苦口，聪明的人知道吃了它可以治好疾病。忠言逆耳，贤明的君主知道采纳它可以建立功业。迂腐的学者不懂得社会治乱的道理，喋喋不休地诉说先古的经验教训，以扰乱当代社会。他们的智慧不是足以避免陷阱之难，却妄自指责有术之士。听从他们言论的危险，运用他们计谋的混乱，这也是大愚、大祸。迂腐的学者和法术之士都有贤能之名，实际上却相距很远。将他们进行比较，前者像蚍蜉的小土堆，后者则像崇山峻岭。

想摇动树叶子的的人，一片片地去摇，花费了很大力气也不能使每一片树叶都摇动；左右拍打树上的叶子不就都能摇动吗？

善于撒网的人拿着纲绳撒网，不拿着一个个网孔然后撒开。如果要拿着一个个网孔再撒开，劳累却难达到目的；拿着纲绳撒网，鱼就会尽入网中。有形的、巨大的事物一定起于幼小的事物；经久的、众多的事物一定起于少量的事物。

“天下的难事必须从易事做起，天下的大事必须从小事做起。”图难于易，为大于细。千里之堤，溃于蚁穴；百尺之室，焚于烟囱的缝隙。所以，处理事物要从事物小的地方开始。

诚信则人亲百事成

（战国）吕不韦

做人一定要有诚信。有了诚信，什么人亲附不来呢？如果不

诚信，事情就不会有所成，可见诚信所产生的功效太大了。

诚信树立了，那么虚假的话就可以鉴别，而虚假的话一旦鉴别出来，那么天地四方就都成为自己的了。诚信所达到的地方，就都控制住了。控制住了却不加以利用，仍然是为他人所有；控制住了又加以利用，才是为自己所有。为自己所有，那么天地间的事物就会都为自己所用了。君主如果知道了这个道理，那他很快就能成就霸业了；臣子如果知道了这个道理，就可成为帝王的辅佐。

君臣不诚信，那么百姓就会批评指责他们，国家就不会安宁；官员不诚信，那么年少的就不会敬畏年长的，地位尊贵的和地位低贱的就会相互轻视；赏罚不诚信，那么百姓就容易犯法，不可以役使；结交朋友不诚信，相互间就会离散怨恨，不能亲近；各种工匠不诚信，那么制造器械就会粗劣作假，丹、漆等颜料就不纯正。

可以与它一同开始，可以与它一同终结，可以与它一同尊贵显达，可以与它一同卑微贫困的，大概只有诚信吧！诚信了再诚信，重叠在身上，就会与天意相同。这样来治理人，那么好雨甘露就会降下来，寒暑四季就会适宜了。

齐桓公讨伐鲁国，鲁国人不敢轻率作战，离都城五十里封土为界。鲁国请求成为齐国的附庸国，听从指令，桓公答应了。

曹刿对鲁庄公说：“您是愿意死了又死，还是愿意生了又生？”庄公说：“什么意思？”曹刿说：“您听我的话，国土必定广大，自身必定安乐，这就是生了又生；不听我的话，国家

吕不韦（？-前 235），战国末年卫濮阳（今河南濮阳西南）人。原为阳翟（今河南禹县）大商人，后弃商从政，为秦丞相，号称仲父。主编《吕氏春秋》。

必定灭亡，而自身也将遭到危险耻辱，这就是死了又死。”庄公说：“我愿听从您的话。”

于是在第二天，庄公与曹刿都怀揣着利剑去参加齐鲁两国的盟会。

盟会上，庄公左手抓住桓公，右手抽出剑来指着桓公，说：“鲁国都城离边境几百里，如今离边境只有五十里，已经没有生路了，同样是死，就让我死在您面前。”

管仲、鲍叔牙要上去，曹刿手按着剑挡在两人之间说：“现在两位君主将另做商量，谁都不许上去！”

庄公说：“在汶水封土为界就可以了，不然的话就请求一死。”

管仲说：“是用土地保卫君主，不是用君主保卫领土，您还是答应了吧！”于是齐国终于在汶水之南封土为界，跟鲁国订立盟约。

桓公回国以后想不还给鲁国土地，管仲说：“不可以。人家只是要劫持您，不是要订立盟约，可是您不知道，这不能叫做聪明；面临危险却不能不听任人家胁迫，这不能叫做勇敢；答应了却不还给人家土地，这不能叫做诚信。不聪明、不勇敢、不诚信，有这三样就不可以建立功名。还给鲁国土地，虽说失去了土地，但还能得到诚信的名声。用四百里的土地就在天下人面前显示了诚信，您还是有所得的。”

齐桓公听从了管仲的话。庄公是仇人，曹刿是敌人。对仇人、敌人都讲诚信，更何况对不是仇人、敌人的人呢？

桓公多次盟会诸侯而能成功，使天下一切都得到了匡正，并使他们听从，管仲可以说是能因势利导了。他把耻辱变成光荣，把困窘变成通达，虽然在前面有所失，不过可以说到后来有所得了。事情本来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啊。